













地址：四象藥業街四十六號

● 威權之界印刷部 ●

訂裝—版製—印石—印鉛—業務

變通了杜威氏（麥微爾、杜威和來華講學的哲學家約翰杜威不是一人）的書籍編目目錄十進分類法編成了「叢書集成初編目錄」（第一編已於二十四年出版）這是中國目錄學家的大膽嘗試，也可以說是自七路到四部以後的改進成功。他於杜威氏原有的十進

「對不起！又睡過去了一會。」顏蘭脫完，  
慌忙忙的又跑了進去。——

『你要我把找出來呀？』王太太急得  
連話都說不利落了：『這道！這道！你，你  
聽，阿媽也說了天哪！毛吧！毛吧！』

顏蘭也急得開門跑進房裏來。

看孩子用脚和那繩子在房邊  
忙著倒開水，覺着太太弄孩子，亂  
喊一片。

顏蘭找了半天，因為人太多手  
亂，便怎麼找也不清；正在沒法，  
外邊的老人又叫再見：

『石科木！招呼見！別遲了！』林  
又通的響笛。

顏蘭閉着嘴；林又通既走，當然  
翁老頭兒也走的，不愛似乎不合適。  
看見下來的東西，迷迷糊糊的出  
來，祇見孫伯西在前頭跑，林又通

(四)

到了家，所以還記得一記呢。早

『算了！』

着手。

客入童。童聲。

中衛先生完

圖像人物

怎奈罈空菜盡時？

能事，不但能象，而且形。熊象，猶如熊掌，易見易到；至於缺島，則是今日的人類，天天看得見的。看他那全體形態，不是活活地一大隻鳥嗎？象物的本領，真比古人高出萬倍了。

後

之視今，亦猶今之視昔。將來的發見，還不定變到了什麼地步。

「菜」這樣東西，在南京城裏，不但富有歷史色彩，並且饒有詩意。記得南京處士周濬倫，隱居鍾山，文惠太子問他：「菜食何味？」他盛讚「初春早韭，秋末晚菘」。『菘是什麼東西呢？就是菠薐的「菜」，葉子綠色的「青菜」，葉子

白色的「黃芽菜」，存在南京，最著盛譽的却是蘇松間的「蘭兒菜」。

這座江南歷史的古都，水、火、刀、刀、刀，一個個衰太多了，弄得偌大個城市到處是荒園，是空地，并且到處是棄國人的宅門，荒園，飄蕩兒女的乞丐。

主年。

• 林

的高興起來，母親子是最好不過的親戚呀。」王老太這樣的解釋。

小孩子聽了字字招弟。

招弟在兩歲時候，王老太死了，在祖父的時候，母親的肚子已經漸漸的膨脹起來。

招弟雖然是女，可是她却是完成了她的使命，奶奶，母親，望祖招來一個小弟弟，而小弟弟真的招來了。

奶奶哭了，媽也哭了，尤其是媽，因為這確是可以提高她在家庭中的地位的。

不幸小弟弟正在被寵愛的時候，祖母又把招弟的丈夫給吞掉了。一個月，在他還沒有氣的時候，他還受了一個偏僻的村醫，他的手把招弟的肚子割去，他只剩了九個月。

奶奶認為他是來討債的，她把把活著所有一切，衣服，屋盤，還有一只銀鏡，都認他帶到他的村姑家。

現在又發生產了，奶奶的心中有着一層陰影在伸張着它的勢力。

◆ ◆ ◆ ◆ ◆  
●遙光

(不) 大愛花草，是我脾性之一，然而今年九月裏我却賞起菊花來了；或許是病中的寂寞撩起了我這矛盾的性情。

病中倒是寂寞的，一雙眼睛總日撲撲着板起的面孔，白如脂，幾個人類額的臉，如灰影，而得窗內天空全日的晴朗。

陽，我盡心的安慰，慢慢我膽氣大了，舉起頭向著太陽舉開了美麗的小頭。過後，簡直是在笑了，而且笑得那麼俗。

(後) 來竟隨起連串讚美，當人們讀我，人們記我的時候。

風吹起時，樹上

葉。日子久了，樹葉也跟着多起來，這許多已失掉了靈魂的靈魂，就帶來給我寂寞和悲哀。

當我靜生斗室，百無聊賴的時候，凝望着窗外——一片紅葉，似不忍和這已

笑地點頭，——奉太好了。

會幾何時，酷熱的夏天到了，她已是——一個十足風韻的少女，這時的身體，終日被脂粉、綢緞所佔據着；她認着他，見到那肥蓋的一天，顯得是那麼粗俗，一天到晚為名爲利就不顧死活的喊喊着，奔波着，他對她沒有一些遷存，沒有一些憐愛，她暗傷着自己的命運，開始咀咒起來了。

日子久了，她對他已發生了同情，習慣了自己的

• 杜  
暗理琵琶

活，可是在漸漸老去，她照見在池塘裏倒映着的臉，在失望中確信自己已衰老許多。

[illegible]